



「此生必駕318」

丘壑寄興

朋友，當你駕車在內地公路上行駛，常常會在車流中瞥見某輛車的後窗上貼着這樣一行字——「此生必駕318」。這不僅僅是一句標語，更是一種宣言，是穿越山河之後烙印在生命裏的驕傲，是奔赴遠方之後留在心底的回響。它彷彿在無聲地表明：我曾跨越中國最壯麗的河山，我的車輪碾過的是史詩般的風景，我的心靈沐浴的是天地之間的至美。

318國道，作為中國最長的東西向公路之一，從現代都市上海起步，一路向西延伸，直抵雪域聖城拉薩，全長5,470公里。然而真正讓無數人心馳神往的，是自天府成都至西藏拉薩一段。這2,200多公里的路程，不只是一條路，更是一條貫穿中國最美景線的長廊，一部自然與人文交織的壯闊史詩。

我一生從事傳媒工作，足跡遍布大江南北。退休之後，我仍時常與三五知己駕車遠行，探訪那些藏在山河之間的秘境。常有友人問我，中國之大，風景之多，究竟該去哪裏？我總反問：你的心嚮往什麼？若你癡迷於文明的痕跡、歷史的層疊，那麼北京、山西、河南、陝西等省市的歷史遺蹟不會辜負你。但倘若，你渴望的是天地初開的原始之美，是想讓靈魂沐浴在自然最恢宏的創造中，那麼我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一定要走一趟318。

318國道，尤其川藏段，是中國自然景觀集大成者。它幾乎囊括了除沙漠與海洋之外的所有地形、地貌——雪山聳峙，江河奔湧，峽谷幽深，盆地遼闊，森林蒼翠，草原連綿，湖泊澄淨，冰川璀璨……它是一座流動的「自然博物館」，是一幅徐徐展開的山水長卷，更是一首蕩氣迴腸的地理史詩。

從地理格局上看，川藏段貫穿了整個橫斷山脈區域。這裏地處太平洋板塊、亞歐板塊與印度板塊碰撞擠壓的核心地帶，是地球上最年輕、最活躍的造山區域之一。大地在這裏隆

起、斷裂、扭曲，形成了世界上最錯綜複雜的地貌，也孕育出了無與倫比的景觀多樣性。你可以讚嘆美國科羅拉多大峽谷的嶙峋奇崛，可以嚮往呼倫貝爾草原的遼闊悠遠，但要在短短兩千餘公里的範圍內，看盡如此多變而極致的美，恐怕唯有在318能做到。

在川西至藏東一帶，青藏高原的東南邊緣，七條巨大的山脈如巨龍騰躍，並行南奔——它們分別是岷山、邛崃山、大雪山、沙魯里山、芒康—雲嶺、他念他翁—怒山、伯舒拉嶺—高黎貢山。這些山脈海拔大多超過四千米，其中近百座山峰傲然挺立於6,000米之上，蜀山之王貢嘎雪山，更是以7,556米的海拔高度俯視眾生。

因地勢北高南低，來自太平洋與印度洋的暖濕氣流得以深入谷地，形成豐富的降水，滋養出近兩千條冰川如銀河墜地。六條大江——岷江、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如怒龍咆哮，劈開崇山峻嶺，奔流南下。山水之間，氣象萬千。站在318沿途的觀景台遠眺，雪山如玉龍盤踞，江水如羅帶蜿蜒，面對美景，人往往會陷入失語，再華麗的辭藻、再激動的驚呼，都顯得蒼白。你只能一再感嘆：「太美了」，而心底回蕩的，卻是無法言說的震撼與敬畏。

常有人將318國道與新疆的獨庫公路相比較。獨庫公路確實極美，561公里的路程貫通天山南北，囊括雪山、森林、湖泊、丹霞，甚至沙漠，風景類型極為豐富。但就景觀的密度、



●怒江七十二拐 ●作者供图

變幻的頻率與視覺的衝擊力而言，它仍略遜於318。還有人推崇219國道，尤其丙察察段，以險峻艱難著稱，風景原始而震撼。但219國道沿途景點較為稀疏，行程漫長，整體性價比尚不及318國道。

當然，318國道之美，從不輕易示人。你要接近它，必須付出體力與意志的代價。有人說，自駕318是「眼睛上天堂，身體下地獄」，這話毫不誇張。這條建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公路，因地質極其複雜，常年處於「維修—損毀—再維修」的狀態。有些路段顛簸如舟行浪濤，有些轉彎陡急似天梯垂落。一側是千仞絕壁，一側是萬丈深淵，行車其中，令人膽寒。加之高原缺氧，很多人會出現心跳加速、四肢乏力、頭腦昏沉等高原反應。美景與艱辛並存，震撼與挑戰同在。正是這種身體與心靈的雙重體驗，讓自駕318成了一場真正的朝聖。就像品嘗一席地道的川菜，麻與辣刺激着味蕾，卻也讓人欲罷不能，回味無窮。

我有一位香港朋友，近年來自駕進藏六次。其中四次，他分別於春夏秋冬不同季節完整走完了318川藏線。另外兩次，他一次取道滇藏

線經219入藏，從新疆出，一次沿317川藏北線駛向拉薩，從青海出。如今他仍計劃深入阿里無人區，繼續他的高原尋夢。我非常理解他的癡迷。高原之美，一旦見過，便再難相忘。它像一粒病毒，侵入你的血液，讓你不斷渴望重回那片土地。未去西藏之前，我曾不理解為什麼有人會對高原上的湖泊如此癡迷——「一錯再錯」，樂此不疲。（藏人口中的「措」，即湖的意思）然則親臨其境才明白，高原湖泊的風光是多變的，它們隨着光線流轉、雲影掠過、季節更迭而變幻色調。有時碧如翡翠，有時藍如深海，有時又如鑲金的銅鏡，倒映着雪峰與蒼穹。那美，是從湖心深處泛起來的，直撲人心，令人屏息。

有人說，西藏之行能淨化人的心靈。在318國道上，你不僅會遇見風景，更會遇見各式各樣的行者——有一路長頭磕往拉薩的朝聖者，目光平和堅定；有負重徒步的旅人，沉默而又堅韌；有騎行的男女，皮膚黝黑，笑容明亮。他們以身體丈量信仰，以腳步書寫決心。在這樣的路上，你很難不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很難不重新打量自己的內心。

而從出行方便角度來考察，318也是所有進藏路線中設施最完善、坡度較平緩的一條。從成都出發，海拔逐漸升高，有利於旅客逐步適應高原環境。沿途城鎮較多，住宿、餐飲、補給、醫療等條件相對有保障，對初次進藏的人非常友好。它險，但不荒；它高，卻不孤。它是一條能讓你安心放下現實瑣碎、沉浸於自然與自我對話的路。

所以，回到最初的問題：為什麼「此生必駕318」？因為它不只是一條路，它是心靈的洗禮，是眼睛的盛宴，是身體的修行，是精神的昇華。

朋友，如果你渴望遠方，如果你相信山河的力量，那麼有一天，你應當啟動引擎，向西而行。那一天，318會等你，而山河，都將與你相擁。

別離

袁偉建

像候鳥暫別暖巢
留守兒童的目光
黏在父母行囊
相聚的暑假，似易碎琉璃
歡聲笑語曾將它填滿
此刻卻在離別的風中輕顫

村口老樹下
父母的背影
被夕陽拉成細長的思念
孩子的淚
似飽滿的豆莢
在無人處悄然崩綻

大學生收拾着書卷
那是校園夢想的錦緞
家的溫暖還在指尖纏繞
行李箱的滾輪
卻已迫不及待，要碾碎春戀
門前小路，蜿蜒如記憶的河
流向那未知的遠方

友人的叮囑
像細密針腳
縫補着即將遠行的心

別離，是酸澀檸檬
咬一口，淚在眼眶裏翻湧
別離，又是遠航的船
載着憧憬，駛向新的港灣
我們在淚水中微笑
在擁抱裏銘記
那些相聚的璀璨

（作者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時代詩行

父愛如畫，歲月留痕

韓紅軍

在時光長河的幽深處，我偶然闖入一座廢舊的庭院，彷彿誤打誤撞闖進了歲月塵封的往事裏。斑駁陸離的牆壁、殘磚破瓦散落枝頭，滿目皆是荒蕪寂寒，卻在抬眼間，撞見一幅鮮活的迎壁牆畫，剎那間，時光回溯，父親的身影於腦海中漸漸明晰。

那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經典構圖——高山巍峨，層巒疊嶂，恍若大地擎天巨臂，撐起一片蒼穹；小橋橫跨溪流，拱形石橋恰似彎彎新月，臥波潺潺，橋下清水漾着微光，似靈動眼眸，顧盼生輝；岸邊梅枝糾勁，點點紅花綻露芳華，宛如星子墜落枝頭，而幾隻喜鵲或棲或飛，登臨梅梢，翹首振翅，盡歡鳴，一派「喜上眉梢」的蓬勃朝氣。兩側對聯「喜看紅梅多結子，笑觀綠竹又生孫」，筆鋒遒勁，墨色飽滿，那是父親以手寫心，對生活最熾熱的期許。

憶起往昔，村裏張大伯新宅初立，尋遍十里八鄉，欽點父親繪這迎壁牆畫。彼時年少，尚不懂其中深意，只知父親接下任務後，便一頭扎進勞作裏。晨曦未露，他便攜簡易行囊，懷揣各色顏料、細銀毫筆，奔赴張叔家。架木梯、拂牆面，調色試筆，每道工序皆一絲不苟。日光傾灑，拉長他專注身影，額間汗珠滾落，浸濕胸前布襟，他卻渾然不覺，雙目緊盯壁面，手中筆如靈蛇游走，勾勒山水輪廓、描摹花鳥情態。

幼時懵懂，常於旁側嬉鬧，時而遞水端茶，默等時機討要糖果獎賞；時而以稚嫩小手，學着大人模樣輕觸壁畫，指尖沾滿斑斑瀾色彩。父親雖忙碌，卻始終溫和，偶爾停下動作，把我抱上高凳，指指點點講解作精妙：「瞧這梅花，鐵骨錚錚，寓意堅韌；喜鵲登枝，是好事將近……」話語淺近，道理卻如春雨，悄然沁心。

夕陽西墜，餘暉染金庭院，父親終了最後一筆，緩緩走下木梯，滿身疲憊掩不住眸中熠熠光芒。他牽起我的手，走在

歸家小徑，影子被落日拖得老長，一大一小，一路相伴，談笑間盡是煙火日常，卻不知此番牽手，是我童年裏最珍貴的收藏。後來啊，歲月洪流洶湧，生活瑣碎如沙，漸漸掩埋諸多過往。父親不再執筆繪牆，家中瑣事、田間勞作，壓垮了他挺拔的脊樑；我也在求學奔波中遠行，見識廣闊天地，歸來愈少。直至今日，佇立這廢舊庭院，目睹熟悉畫面，往昔點滴匯成暖流，奔湧心頭。

這幅迎壁牆畫，非止藝術佳作，更是父親青春的註腳、熱血的見證。當年父親三十有五，正值壯年，習得名師畫法，曾心懷熱忱，以筆為鋤，耕耘希望；用色彩作詩，禮讚生活。那些刷牆時的汗水、專注的神情，皆化作無聲愛意，融入我家血脈。每一筆一畫，皆是對子女未來的美好祈願；每一抹色彩暈染，都是對家庭責任的篤定擔當。

風拂過，牆體微顫，壁畫似煥發新生。於斑駁間，我恍若重睹父親當年英姿：熱情滿懷、匠心獨運，以平凡之心，鑄就生活的不凡。此刻方悟，父親所予，非獨一幅畫作，乃是以堅韌、樂觀為底色的人生範式。他如牆角梅，縱經雪欺壓，依舊綻放芬芳；像畫中喜鵲，雖歷經風雨，始終守望家園，靜候春歸。

夕陽又沉，餘暉漫滿肩頭，我輕撫壁畫，似觸碰父親粗糙手掌。父親離我四載有餘，歲月悠長，此畫猶在，父愛亦如舊，藏於心底，歷久彌新。它提醒着我，無論行至何方，勿忘來路；縱世事滄桑，家中總有溫暖的港灣，父親永遠是那盞不滅的明燈，照亮我的歸途。

懷揣這份感動，我緩步離去。身後壁畫靜默，身前光影悠長。知曉往後歲歲年年，無論坎坷崎嶇，皆有父愛如畫，護佑前行；可踏遍山河萬里，亦不忘此處有根，心安便是吾鄉。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葉落如詩

黃瑩



傍晚收工，順着田埂往家走。太陽剛沉下去，西邊天上糊着一層薄薄的雲，像是誰不小心蹭了塊煮熟的蛋黃，軟塌塌地貼着天際線。風貼着稻田掠過，帶着一股曬乾了的稻草味兒，涼絲絲地撲在臉上，不扎人，倒挺清爽。道旁那排老梧桐樹葉子嘩啦啦響起來，動靜不小，像是無數隻乾燥的手掌在風裏胡亂拍打。

我索性站定了。風一陣緊過一陣，樹葉子們先是稀稀拉拉地碰幾下，接着便不管不顧地喧鬧起來。樹頂的葉子響聲脆亮，下層的葉子拍得沉悶，中間不知打哪兒鑽出一隻晚歸斑鳩的嘀咕，「咕咕——咕——」，斷斷續續，像舊收音機裏信號不穩的雜音。聽着聽着，白日裏那些被瑣碎事情磨出來的煩躁，竟一點點被這聲音熨平了。

這聲音鑽進耳朵，猛地就把我拽回好些年前。也是這樣的傍晚，剛放學。母親在屋後柴不垛旁捆紮，我就站在旁邊，把沉甸甸的書包往地上一丟，仰着脖子等風。風一來，門前那棵大楊樹的葉子就嘩啦啦地響，鋪天蓋地。那時候哪懂什麼詩意不詩意，只覺得痛快——好像憋了一天悶在肚子裏的話，全讓這風吹着樹葉替我說出來了。它吵吵嚷嚷，替我喊着：「媽，我回來啦！」如今母親腰彎得厲害，我也早離了那個小村，可風一吹，樹葉一響，鑽進心裏的，還是當年那句沒變的「回來了」。

正想着，一片葉子打着旋兒，輕輕巧巧落在我肩頭，輕得像沒落一樣。我捏住那細細的葉柄，轉了兩下。葉子蜷曲着，葉脈像老人手背上凸起的青筋，顏色從邊緣的黃褐頑固地蔓延向中心殘留的綠，界限分明。它就這麼一聲不吭地飄下來，也不知要飄去哪兒，落到哪兒算哪兒。這光景，讓我想起去年秋天，父親蹲在老家門檻上的樣子。他粗糙的手指也捏着片差不多的落葉，搓着葉柄，眼睛望着遠處光禿禿的樹枝，忽然說：「人吶，活一輩子，不就像這樹葉子？從這根枝子蹦到那根枝子，折騰來折騰去，末了都得落回地上。怕啥呢？」說完他自己倒先咧嘴笑了，彷彿說的是別人的事。

月光不知何時悄悄爬了上來，清冷冷地灑下來。梧桐樹影碎碎地鋪了一地，白花花的，乍一看，像誰粗心打翻了一簍箕晾着的粗鹽粒。

風還沒停，只是聲氣弱了許多，低低地掠過樹梢和屋頂，像夜裏母親過來掖被角時，俯在耳邊那句含糊的叮囑：「睡吧……」輕得幾乎聽不見，可那份安穩，卻能讓人一覺沉到天亮。我定定地站在原地，耳朵裏灌滿了這細細的風聲，心裏頭反倒像是被掃空了——空蕩蕩的，能清晰地聽見自己胸膛裏那一下下沉穩的跳動：咚、咚、咚、咚……不慌不忙，像極了幾里地外，打穀場上那台老機器還在不知疲倦地、均勻地響着。

原來日子也可以這樣過。不必火急火燎地往前趕，也無需念念不忘地回頭追。把一天裏那些揉皺了的煩亂、沒處擱的不甘、嚥下去的懊悔，還有那些在喉嚨裏轉了幾圈又嚥回去的溫軟話，統統抖落出來，交給這傍晚的風。讓它去數，去理，去吹散。數不清的，就任它捲着，埋進腳下這片厚實的泥土裏。等着吧，等到來年開春，地氣兒暖了，雨水足了，土裏埋下的那些東西，保不齊會頂破地皮，鑽出些嫩芽來。長成啥樣，興許你都認不出了，可你知道，它確確實實是從你心裏那塊不安分的土壤裏冒出來的，沒白費，也沒糟蹋。

晚風漸漸息了。村子裏，昏黃的燈火，一盞，兩盞，接二連三地亮了起來，暖融融地綴在漸深的暮色裏，像散落的星星。我下意識拍了拍身上的衣兜，裏面空蕩蕩的，只有那片偶然落下的梧桐葉，安靜地躺着。捏着它枯硬的葉柄，指尖傳來一點粗糲的實在感。嗯，夠了。該回家了。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